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巢稿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張元愷

龜巢稿卷九

元　謝應芳　撰

序

送黄仲賢同知吴江州序

國家以民為本故州縣守令之職必慎擇焉以其近民故也苟知近民之理則必知醫之近人察其脉而知病否農之近田視其苗之美惡母之近子求其意而知惡欲苟非其人則何異以巫為醫以工為農以塗人為子

之母乎至正己巳秋太尉丞相知黄公仲賢之能啟奉
上命命同知吳江州事其職可謂近民矣或曰君前為
江西省照磨為南臺掾雖所至蔚有能聲未嘗近乎民也
矧今位州長之下僚佐之上凡所處決非已得專其為
政也不亦難乎余曰不然位不同而理同茍吾之理明
如鏡照物持此以居同僚之間無偏執無詭隨一州之
事交相可否舉直錯枉惟理是從必能使斯民無歎息
愁恨于田里者矣夫如是可謂醫之知病否者也農之

識其苗之美惡者也毋之能求其子之意而知惡欲者也近民之理如斯而已君之行其友某等請余以理之一言叙而送之余則毘陵謝應芳也

贈卜者陸仲明詩序

卜筮之説予嘗著辨惑編論之詳矣今吾友徐君伯印謂中吳陸仲明氏善卜往往以疑事决之其應如響故率諸善文詞者贈言且徵予為之序夫卜功臣雖唐虞之聖猶用之若三代則塗山之卜飛燕之占百穀之筮

皆驗以興國特不知當時掌蓍龜者何如其人也春秋時或者謂蓍短龜長而龜獨重於世家國大事未嘗不謀及之善卜者誠能紹天之明以七十二鑽洞明吉凶其人豈易得哉但世之假龜筴以售妖誕之說者垂簾居肆所在有之君子不能無憾焉夫以伯卬之明智而稱仲明若此則仲明之精於卜也可信矣雖然昔君平於問卜之士語臣以忠語子以孝其諸善道莫不隨其人以詔之於世教殊有補焉諸君既賦詩以譽仲明予

不佞請復以是規之仲明其留意焉

婁曲書堂詩序

人情孰不愛其子乎惟其愛之以德使之能自樹立斯君子之愛矣崑山殷君叙父有見於玆視籯金不如一經及買書築室於婁江之上命其子奎曰與師友講學寢處食息乎其間而奎也服膺父訓篤專厥脩或經歲累月足不跡庭戶外學與日積聲聞遠邇若參政鄱陽周公亦過而嘉之扁其室曰婁曲書堂既而銕厓楊先

生及諸名勝皆有賦詠而予亦嘗題其壁焉今君叙又欲因詩以賈其子之餘勇而益進之乃裒集諸詩時令諷誦且俾予序所以集詩之意吁若君叙之愛其子者可謂君子矣奎字孝章亦可謂孝於其親而名不虛得矣余嘗三復是編顧其詩類多警策不特頌殷氏堂構之美而已使凡為人父為人子者得而觀之又且有所感發興起而為風教之助云

杏林春詩卷序

予嘗讀列仙傳至董奉杏林之事嘗掩卷而歎曰嗟乎奉必有道之士而隱於醫者也觀其用藥活人而不責人之報以杏易粟且復賑夫飢者非有道而能若是乎傳者蓋欲特著其事託爲神仙以高之殊不知君子之所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吳君中行去奉千載景慕之將繼踵其美乃大書杏林春三字於齋居之室示不忘也所謂杏林者蓋根于胸中方寸之地而春則發乎秉彝之天流芳後人傳之不朽蔚然嘉樹而已吁中行之

學人固知能世其家而其心則予猶恐人或未之悉也今觀四方士大夫遺之詩文咸嘉其存心之仁擬諸董仙無間然者可謂有諸中形諸外矣予於是益加起敬三嘆之餘用題卷首

送琇上人序

予聞浮屠氏之學其宗有三曰教曰禪曰律教以明法理禪以悟本性律則操且式而已三家說行互相優劣果孰得而孰失哉吾意其宗於教者猶儒而窮經要得

其本矣彼禪與頓悟律謹細行雖各有義然循其常而求之始乎粗而卒于精始乎求其言而終有得於言意之外者則於教誠有取焉玉林師有見於茲也自少走吳楚間求其深於浮屠氏之書者從焉又旁求吾儒之書而讀之故能歲時享其祖禰而且仁其族也予故與之交且暱焉今玉林以斷雲法師主澄江迎福之席得華嚴之傳往貳之以尸其悦衆之職吁醍醐甘露悦乎口者也秘密之藏要妙之理悦乎心者也師往以其書

究竟衍説廣示其衆來學者之飫焉孰不歡喜而信慕哉而況有得于吾儒旨邪于是衆餞以詩予則為之序云

送慈晋卿序

秦漢以來官不封建為郡縣者往往以交承之數視為傳舍治效蓋蔑如也況廵檢或以省掾為之遇郊授者截日代去其傳舍尤非郡縣之比惟慈君晋卿則不然君來奔牛即諗諸衆曰吾居此誠不知能幾何時然食

君之祿雖一日必事其事爾吏必謹其案牘爾廵兵必
嚴警邏否則必汝責弗恕於是各殫其力而君之用情
尤倍之居民謐寧盜賊屏息四境之内晏如也既而郡
府以材幹聞復以渠堰等事委之大奔牛當驛路之衝
凡朝廷使命之出東南方物之貢與夫省憲百司往來
絡繹罔不役廵兵護送之稍緩則怒罵鞭朴皂隷不能
堪而君處之泰然每以身代廵兵之役退無怨言閲四
年如一日蓋其立志之確而忘其勞且辱也今鄉人德

之郡府嘉之儒紳君子咸賦詩以華其行吁世之傳舍其官者聞慈君之風亦可少變矣

送秦彦明序

士不可以窮達論也窮而耕莘達而阿衡窮而釣渭達而鷹揚窮而版築達則霖雨所謂窮達者時也鄉使賢者不遇於時則終為莘野之農渭濱之漁傅岩之賤夫耳吁今人猶古人也惟其藏器於身待時而用不躁不競斯為可貴世之狐趨狗媚竊利祿以榮其身者君子

耻之淮海秦彦明儒先之子也家庭之訓聞此熟矣觀其所負之器如干將莫邪用為補履之錐豈其利哉然為貧而仕與時浮沉未嘗有毫髮躁競意征商之暇每與僕痛飲劇談商畧今古語及先民耕釣版築之事必奮然抵几慷慨激昂盡醉而後已今其行無以為餞請以疇昔嘗所共談者書以贈之以堅其待時之志

送趙縣尹之安仁序

余聞古鄱陽之地土沃民富物產饒衍故以饒名州考

之令則銀錫絲枲魚稻之屬誠夥其民誠殷名不虚得矣郡屬州縣六安仁其一也土壤民物視他邑為最或謂其民習奢靡蕩禮法不才者居多土沃故也為此邑者厥惟艱哉是不然凡民之情有恒産而後有恒心庶且富而後可教否則汲汲焉救死不贍教將焉施然則安仁之民其可教者歟奚其難但近時州縣吏視其地之瘠肥民之豐嗇以為幸不幸者其意有不在乎治之難易也今趙君天祺為安仁令吾知能教其民而不以

為難也必矣何以言之往者君大父為賢守令著稱于時君卓然有祖風烈製錦斯邑牛刀發硎豈不恢恢乎有餘地哉斯民吾將見其被絃歌之化成禮義之俗熙熙乎耕稼之為樂也寂寂乎雞犬之相安也皡皡乎不知帝力於我為何如也麻中之蓬亦何待矯而直哉君之行可慶者如此而其民又豈不大可慶乎

贈刊字張生序

古者毫楮未興書以刀筆故六經往往口傳耳受不能

無誤然識者正焉其失猶未遠也皂楮既作書道乃備轉相傳寫譌謬滋多至近代板刻之誤而人有不敢遽易者况俗徒規利至有節去其詞使章斷句裂以誤學者然板既行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之固亦有功名教矣金沙張敬之善鏤書者也家本業儒故能矯二者之弊且以篆隸究字書原委偏傍點畫毫髪無舛士大夫咸以是稱之方今天下文明正制度考文之日館閣諸書校讎有人勒之琬琰以幸來世將有取若之

藝者若之名由是亦彰矣敬之其勉哉

送崔仲德序

予往京口之行識崔君仲德於諸葛用中席上温温其容抑抑其儀其言議粹然一出于正心竊敬之意其人非天質之美必師友淵源之懿也既而詢之士大夫乃知君姚文獻公之門人自早歲篤學尚友千古文獻公特器重之及壯侍親宦遊臺閣多薦辟不就今也為貧而仕監税呂城予嘗壺觴闕亭得以聆文獻公緒餘之

論窺君抱負汪洋無涯既而部使者諗君之才以郡中危難事命之蟠根錯節迎刃而解識者韙之或曰君往年嗁視軒冕至是何屑屑如是邪予曰不然仕止久速時也安知徐驅於後者不疾過於前哉苦心志勞筋骨空乏其身又安知非天之所以玉其成乎予聞文獻公宗孟氏之學君於此聞之熟矣尚與尊所聞行所知以益勵其所守功名爵祿特餘事耳請以此為臨別贈

送小河徐巡檢序

常為浙右大藩府統州縣四廵檢司又五倍之獨小河瀕揚子江風帆浪舶輻輳岸下販私鹽以漁利者往往與居民通甚者禦人江海之上日熏月炙惡習滋蔓數年以來號稱難治淮安徐君達善適官於兹君患之視政之日既申明憲章以嚴警邏吏不敢肆卒不敢怠未幾民有蹈前轍者追亡擿伏罔或遺漏境内肅然道東西行者爭稱譽之由是郡知其能乃命攝奔牛黄土之警君一以公勤涖之民以謐寜閲五載如一日今代去彼鄉

人之賴以安者設祖帳青城下皆依依然不忍别余旣嘉君之有德於民亦喜其民之不忘德也吁今天下之盜豈止是哉蠭蠆之衆竊兵於叚陬豺虎之徒賊民於當路斯居民尤苦之以君之才使之佩虎符擁貔貅則蠭蠆可掃也使戴鶡冠持玉節則豺虎可擒也蜂蠆掃而豺虎擒斯不負其才矣

贈醫士顧彦文序

顧氏爲吳中望族舊矣近代家蓋濠者多業儒至彦文

生而岐嶷方丱角即慨然思所以濟人且曰士而未達蔑以及物惟醫其庶幾乎於是挾古今醫藥之書往從舅氏葛先生學焉探賾索隱垂十年業成而歸惓惓乎欲展其素志凡以疾告之者必詳審製善藥手足視貧富無間然者故往往藥有奇效特稱良醫彦文方謙謙然不自滿不責報於人然人既德之而亦未嘗無報也吁古之善醫國者其操心蓋如是耳禹視人之病溺也殫力以疏導之法拯之稷視人之病飢也竭誠以稼穡之

方救之伊尹以一德療桀之厲周公以四事解紂之虐調陰陽弭災眚保養生全卒能躋羣黎於仁壽之域以成十全之效漢唐諸公功雖不逮然於人所疾苦隨用救藥罔不殫乃心力今觀彥文用心之勤必有見于此乎一日友人安元卿以其有未報之德相與載酒濠上因以前言質之彥文笑而不答余復告之曰昔丙吉於孝宣微時有大恩其始未之知也他日將封侯丙吉病甚上憂其不起識者謂吉有陰德必享其樂後果如其

言然則有盛德者不報于人必報于天此又吾彦文之所當知者酒既終元卿請書此為贈

送楊善章序

至正辛丑春予舟次呉門友人楊善章過予曰先大父安撫公葬餘杭考妣祔之杭人以丘壠之廣竹樹之盛名其地曰楊墳是也前年冦兵入境喋血百餘里古今墳陵遭禍樊崇者不可勝計我先壠雖賭其地殯宫幸無恙焉然而冦退之後榛棘蔽野鳥獸之害人者出没

其間春秋霜露之思悵望欷泣痛吾親弗及夏畦馬醫之鬼一坏之土又安知終無緑林之患乎朝斯夕斯情弗能已今將往以浮屠氏荼毘之法舉之函骨而歸瘞諸吳之西山庶歲時省掃以寓追遠之意於禮其可乎哉予曰此禮之變也禮曰古不修墓况改葬乎不得已而改者固有之矣舉而燔者未之有也雖然當此喪亂之際三綱幾絶父子或不相顧今善章一念之孝不忘乎親將冒險涉難負其親已寒之骨去危就安斯可取焉

君子固不當以常禮責之也余既答善章之問因筆諸簡牘以餞其行

送彭主簿調吳縣序

昔人謂州縣徒勞者誕矣夫州縣為民父母居是官必有其子愛之心盡撫字之術以勤以勞斯稱厥職故戴星出入者致一邑之治運甓朝暮者成八州之功否則淪胥尸素有不免君子伐檀之譏若我長洲簿彭府君其可謂能勤勞者歟長洲隸大藩加次師旅飛芻輓粟事

如蝟毛公以明察内敏之才剸繁治劇如庖丁觧牛得其肯綮刃有餘地然一念之愛切切乎為斯民保障服勞盡瘁不怠不息未幾府令出郊視水以董農事公所至訪民利病見諸施行集流離而為土著飭遊惰以躬稼穡抑强扶弱剔抉奸蠧民用大快或告之曰公今職有所專餘若可置公大不然言一邑之政皆簿所當為吾敢憚其勤乎尤務以亷潔律身以清苦自厲雖按行之勞酒肉不御日三飯脱粟而已吏卒從行操如束濕

然割己俸食之使畏而愛于民無毫髮擾至若尊賢下士温乎其容秩乎其儀動遵矩矱言必忠信有古人之遺風焉由是廟堂嘉其能改調吳縣蓋欲用利器於蟠根錯節展其效耳今士大夫為邑人抒去思之情詩以贈之吾友陶君德潤知公為深走書以序引見屬凡所稱道皆予曩聞於人人者吁賢勞如前加以無倦其治效當不止長洲吳縣若單父而已將美繼長沙公八州之大吾言斯足徵矣

贈醫士吳中行序

僕老吳下怪其俗之陋尚鬼而多惑嗜利而輕義欲得卓越之士不爲俗習所移者相與語道蓋甚尠耳一日友人趙執中書來曰去年春爨舉家病疫垂髫之兒蒲伏薪水適錢塘世醫吳中行來閔爨故交過門視疾謂二親已不可療爨則藥而愈矣時族姻比里方煽乎妖巫之妄㤉乎疫鬼之害跡不及門獨中行曁里人陳希元日一二至扶持而藥之饘粥以飼之爨得不死未幾

吾親果相繼而歿中行又力為之襄事越數月㬠念𦳝以報厥德姑償藥資中行拒而不受今里中士大夫皆賦詩以美中行請為之序焉僕閱書起敬恨未識其人耳既而識之且聆語言知學問之博識趣之高不特業醫而精又嘗得劍術之妙達官貴人多用薦辟然骪骳不肖不屑就卷而懷之泊如也惟讀書窮理愈進愈力假醫藥以寓吾心之仁而濟物若中行者可謂不淪胥於尚鬼之俗而惑者也亦可謂能舍利而取義者也亦

可謂卓越不羣而造道者也斯人也昔吾願見而不可得今既得之可不樂道其善以厲其俗哉吁麟角鳳觜世不多見孰謂世無麟鳳與識麟鳳者知其待時而出不久將有日矣僕等又當刮目以俟

送梅知州序

予嘗觀古之為政者惟能以廉律身則心清而理明身正而道行故周官以六廉計羣吏之治自漢而下史稱廉吏者其政皆焯焯焯刻于西溪梅公生質猶季雅廉也

加以學問之力廉介絶人初倅崑山聲聞于時遂陞同
知州事在州六年門無私謁較諸楊伯起却故人之遺
羊興祖拒府丞之餉范史雲之塵甑馮元淑之齋馬無異
也當其涖事之日時與同僚相可否同僚曰公廉而能
所可否者非私也當從之無戾焉御胥吏防其姦欺窘
如束濕胥吏曰公廉而正所窘束非苛也當謹之無違
焉至辨獄訟均租庸用刑罰以齊其民民則曰公廉而
明刑罰非暴也當服之無犯焉是故佐是州之久道日

益進行日益修品秩加而名日益著焉耳今知吳江實為州長而位乎同僚之上其御吏其治民又非前日佐貳比仍以一廉處之則所謂心清而理明身正而道行可必矣吁庖丁解牛刃有餘地蓋得其肯綮之要也若夫以廉律身豈非為政之要乎雖然克終之戒君子慎之棊辱公為布衣交于其行敢以君子所慎者告之為臨別贈

送費知州秩滿詩序

東平費侯為崑山之五年二月初吉侯得代時毘陵謝某適寓是州閘州人頌之曰公昔下車時方擾攘民用蕩析老弱餓莩餘或行伍公勞來之乃復土著以耕以桑以生産而租賦然猶懼不能安其業也頼公之明為能識民情而燭吏欺使民得盡其要欲吏不敢並縁而為姦蚩蚩之氓閭有訟于庭者侯必先誨之以理諄諄焉如賢父兄之于子弟良師友之于弟子陷於誣則為之直其枉而不避困于役則為之節其力而不窮至其

有罪施以刑罰亦未嘗無哀矜之意焉是州地方二百里其民咸得安土而粒食者侯之惠也又曰學校久廢侯則振厲之尊育才賢文教蔚興賛宇輪奐視昔有加而閭閻委巷絃誦偕作使之駸駸乎為禮義之俗者侯之功也予聞而嘉之既而道海虞適無錫過長洲茂苑周遊乎淞江太湖之上士大夫几與談及崑山咸稱譽如州人之言其能詩之士各賦詩以贈之予則即其所聞以序編首

書畫舫燕集序

古之人凡樂其高尚者必寓意於詩酒花竹山水之間與之遊者蓋亦樂其樂若我玉山隱君其亦可謂高尚者乎君生長世家一旦盡去其少年豪華之習結草堂玉山中蒔花種竹日與山僧羽人布衣韋帶之士以遊以居達官貴人未嘗一見其面徵車之來則踰垣閉門甚於段泄不知者或譏以迂怪君聞之自若也至正庚子秋九月愚隱師携祺上人等過之語道相契日坐至

夜分乃已一日君置酒書畫舫主賓凡八人其七人皆善飲獨愚隱師性不嗜酒亦欣然為之勸酬嘔噱各盡其驩既醉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兩語鬮韻賦詩時秋高雨晴芙容金菊之花照映池島悦人心目而詠歌有不能已者故分韻之外復有倡和之什焉夫愚隱師一至居數日非惟主人留客之固而客亦眷乎山水花竹之間而忘其去則所謂樂其樂也諸詩寫燕集之娱園池之勝備矣余復引而申之以識歲月

梅隱山房詩序

昔人有言天下無真樂隨所寓而得者乃真樂也今吾以珏上人觀之其信然乎往上人遊諸方參菩提達磨西來之意名山勝景長年忘歸不知者意其江湖之樂耳既而歸錫谷影不出山涉獵羣典適興賦詩怡然自得又若移其樂於山林文史矣至正癸卯春愚隱師主禪月道場名為記室上人以佛法淑同袍之士以辭章接縉紳士大夫人皆樂其道之行焉閱數月謝事當路

者或薦舉之孰不曰以珏之才之美宜其繼黄龍益宏斯道殊不知上人之來特以答愚隱師相知而已餘非其志也於是飄然别去渡吳淞過崑山東瀕於海顧荒江寂寞之濵僧廬幽閴梅竹環繞境與心會乃寓緌錫顔其所居之室曰梅隱山房蒲團木榻晏如也定起之時曳履梅下或欣然猶迦葉視拈花而喜而人不知也吁吳中巨刹樓閣相望鐘鼓之聲相聞苟從當路之薦置身蕭爽孰不為之樂哉今若此其樂蓋自得之有難

以語諸人者有樂與諸君懷上人者為之賦梅隱詩一卷俾不肖箺其首簡予不敏姑以平昔所知者道其梗槩云

送理上人歸天台養親序

余避地吳下聞宗元師之名者數年及與之游則知名不虛得方以見晚為恨師乃念親老于家言歸覲省且欲築廬于先人之墓詞佛養親以酬罔極余聞而嘉之因請諸縉紳歌詩以贈其行或曰子逢掖者又嘗著書辨老

佛之惑矣浮屠氏既與之游又從而譽之何哉余曰不然余交浮屠亦各有所取焉往在京口以清苦交了公即休在金陵以文詞交訢公笑隱於杭交古鼎銘公以其端謹而誠慤也今於吳交愚隱智公悅堂顔公一以其有濟人之盛德一以其有事親之孝也其他或學或行或識趣高遠未嘗無所取焉今宗元有了公之清又心乎顔公之心可不敬乎吁當此兵戈之秋道路梗澁跬步千里有能披荆榛冒矢石梯山航海勇往而不顧者

大率皆功名之士貨利之人求其如宗元之行蓋尠矣夫宗元於蘇湖諸大叢林所至安隱且有虚主席以待之者師皆辭焉誠使結廬以守松楸之地持鉢以盡菽水之歡可謂釋門曾閔歟吁彼織蒲如陳睦州者固不得專美於昔矣諸君然余言既贈之詩余乃述所致敬宗元之意弁於篇首

為徑山顏長老送丁州判序

予聞古之任人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故量材授

職不遽更易必使久于其職而得以考其績焉今丁君克明為崑山州判官洗心奉公孜孜厥職凡州長發號施令必相與可否然不務乖剌惟是之從至如出郊勞農及河防繕修警邏之役靡不殫其力焉秩甫滿公府復命君判嘉定州事可謂委任之專有古者為官擇人之遺意也以君之才游刃厥職是猶駕輕車就熟路不遺餘力凡昔之所以澤此民者其必澤彼民矣等而上之佐郡國貳憲省將無適而不可大器晩就其可量哉

某以久處鄉邦故知公為詳於其行書此為別并為嘉定州人之賀云

送陳允貞序

士君子負有用之才必得善識者擇而取之然後能適其用耳譬之木若檀之可以為車楛之可以為矢桐之可以為琴瑟杞柳之可為桮棬梗柟豫章之可為明堂棟柱材雖良能自致其用乎至正乙巳冬王命江浙分省叅政用公開望亭河為固國計公知允貞為能幹濟

使董其役允貞方以吳江州吏目滿秩而歸承命之重義不容辭於是殫智盡力宣勞王事名畚鍤數十萬人為之計工程限期日不疾不徐民用子來兩月之間事功乃集河長四十里北接曹湖南通漕渠又東注于震澤吳人視之猶金湯云故當咸嘉允貞之能而凡與其役者多德之然則允貞所謂有用之才又得善識者擇而取之斯適其用矣今允貞赴鹽場幕官吾知其才足以有為也鹽法之弊多於牛毛屬部細民蓋有望於良

有司也久矣惟允貞盡其才之用焉

為智長老送蘇縣尹序

至正丙午春余過上海阜錫于寂寞之濵適縣令蘇君彦祥秩滿而去士大夫祖帳西門外田夫野老遮道請留或膝行而前脫君鞾先後數四不翅攀轅而卧轍也余嘗揖父老而問之曰蘇令何以得若等之心如此哉父老曰賢令廉明公正材幹絶人三年之間凡可以康濟吾民者知無不為且精於法律小大之事處决如流

吏畏民服租賦非不重也賴除去宿弊而無橫歛之毒徭役非不夥也以差次民力而無不均之苦至若謹庠序明教化置禮樂之器以嚴祭祀增社學之說以廣文教凡祠廟之在祀典者皆修舉廢墜麗牲之碑所在正立街衢橋梁舉邑完好又曰縣瀕鉅海江流交接風濤橫肆險惡萬狀禦人者往往出没其中過者病之令乃相地之利由縣治西南開大港接新涇口延袤幾四十里墟邑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昔之畏境今為康莊風帆

雨㦸晝夜不休縣之人不忘所自因以蘇港名之焉余聞而歎曰令賢乎哉此蓋千萬世之遺澤也秦之白渠常之孟瀆杭之蘇堤蓋此類耳今君賔府幕以所負之才贊畫郡政蓋滔滔也余復何言特以前所聞父老之語序而送之以抒邑人志思之意云

送鄧宜之還鄉序

昔二疏為東宫師傅告老而歸當時祖帳之設黄金之贈太史氏悉書之或曰以二公之賢尊為師傅區區贈

送奚足美哉是不然此葢美其還鄉之樂非以為師傅之榮也夫鄉里人之所難忘也若班定逺馬伏波皆絶世之雄立功異域名聞天下猶且願生入玉門關及追念少游平生之語况餘人乎葢狐正首邱魂魄之思沛皆出乎本然之天也今宜之鄧君假館張侯羣弟子服勤盡禮講貫之暇主賔燕洽閱寒暑十有二載如一朝夕然故鄉之念常縈乎懐東書言還館人留弗能止其父子昆季乃翕然餽贐又相率諸友人贈詩且屬余為之

序焉余與君鄉人也親戚也知君之心者也因謂之曰君之行有班馬之所無者方諸二疏雖榮名贈送之有不同而鄉里之樂則一耳弟慚余殢留知君之樂而莫能與之樂其樂也君歸凡故人有見問者幸為我謝之

多稼亭燕集詩序

洪武十年春上巳前之一日郡守番禺張侯置酒多稼亭集僚佐洎逢掖之士十有三人相與訪前修遺跡尚交而趾其美焉環視四郊烟鉏雨耕乃喜而言曰嘉我

良民始不負牧守卹農之意歟旁睨黌舍衿佩雲集又曰嘉我諸生其無負國家修文之教歟至若瀉浦環于前三山屏于後雲霞竹樹千態萬狀儼然為天開畫圖快人心目侯於是舉酒屬客臨流賦詩蓋其興之所適情之所寓有不翅蘭亭禊事之娛而已沂雩風詠亦殆庶幾吾儕亦得以樂其樂也坐客詩凡若干篇侯以龜巢老生謝某客之坐因命為之序云

贈醫士張恒齋序

夫良醫之用藥如良將之用兵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非偶然也且人之有疾必繫乎五臟六腑殊不易知也苟曰飲上池之水而能了然於心目之間非吾之所知也必也目其色耳其音語焉而推其詳脉焉而究其蘊如是而后可謂知彼矣彼疾既知又當所用之藥必中厥疾如戰必克乃所謂醫之良猶將之良也恒齋張公世居儀真以醫名家今提領常州惠民藥局事郡人往負危疾詣公公可否之其曰可者皆如期而愈猶龜卜

燭照而數計之也蓋公自蚤歳究心于儒者之學以明物理軒岐以下數千載醫藥之書莫不探賾索隱觸處洞然未嘗出詭祕一言以自神其術也近吾友丁以道之子遘疾而危羣醫縮手公診而藥之其病如春冰而釋其人如枯荄而生以道德之且言曰郡人蒙是恩者衆矣安得太史氏為作佳傳焜煌簡册耶吁余嘗以恒齋之學論之將來必醫及國家躋斯民於泰和之域秉史筆者當大書特書傳之無窮也奚患無聞乎

送陳尚言歸會稽序

會稽陳尚言以其從兄為常州府幕長衛父命來視之常之士友因得時與之游而東郭謝某獨深有敬焉者尚言方妙年自持如老成人凡相見時往往論古今忠孝事世俗之談未嘗一出諸口也洪武六年八月之吉言别於余前兩月方盛暑余嘗見束裝其兄固留之至是宜挂秋風之帆矣或謂尚言之欲亟其歸者厭我陋邦而樂其故國山川之勝也予請詰之子之歸將窮探

禹穴搜奇索隱而求神秘之文乎將幽尋雲門與山僧林叟相期游適乎將蘭亭觴咏鏡湖第宅踵昔人之高躅乎夫以數年所知尚言者觀之吾知其不為是也必矣子之歸朝耕夜讀林樵澗漁揖揖乎為養親計將使紫岩山中復見董名南以孝義稱孝感之祥天降厥家世有韓退之又當雄辭大篇以播其遺芬矣尚言聆余言笑而不答後五日某命兒子木筆之聊藉手為臨別贈某延陵人時年七十有八自號竈巢老人云

代董知縣送同僚尹主簿序

洪武四年冬余備員為武進令與縣丞陳德廣相繼而至時山東尹公明善為簿數月同寅之初嘗相與言曰吾三人之為是邑也其猶同舟共濟乎余嘗聞操舟之術舵者主之然必以篙者櫓者橈者檝者深以竿者緯以矴者桅檣而帆者然後江海可濟也有其具簽其人其能濟乎雖有其人苟不僇力以事其事亦未能有濟者也令明善涖事久為之甚習可謂善操舟者矣自是

同志協力康濟邑民事無不理兩朞之餘實無愧于操舟之喻也六年冬明善以銓考增秩余與丞及其代官張奉先祖帳而别明善復舉前説以勵吾人余曰斯言也豈特官是邑其宜則之凡為雄州劇郡以及方面藩府皆當以是為心則無適而不可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若傅説之賢其主猶以作揖命之况餘人乎明善之行吾請以前所言者筆諸縑素為臨别贈縣丞江陰人名某主簿澤州人名某余則薊溪董某

贈寫照玉泉子序

玉泉子本常郡闕亭侯之裔六世祖居金壇地因人姓是為蔣莊月鑒翁其父也玉泉以胸涵氷壺目炯若電得乃翁寫照之傳甲寅春我郡侯孫公請為紀顔因過予為傳老醜坐客有言寫照自顧愷之始者予曰不然昔庖羲氏畫卦而人文肇開曰書曰畫蓋椎輪于此矣余嘗觀六書如天之日月星辰人之耳目鼻口物之山水花木鳥獸其文類皆象形然則象形而畫其義一也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山龍華蟲之屬施諸五采作繪一語登載典册繪畫之事著矣殷高宗審象求賢而得傅說吾意寫照之原本此歟至炎漢兩君圖功臣於麟閣雲臺之上與青史鐵券並著勲烈自是而畫之名世者滔滔也若晉之愷之乃其一爾然令人寫真僅以形似玉泉則并其神氣意趣得之見於毫素非汎汎作繪者可同日語况平昔於所見之人但曽半面雖即世之久亦能想象而貌之至有使其子孫下拜號呼宛然如見

其親此又得乃翁不傳之妙而能人之所難能也吁使玉泉生於有商必能為君貌夢中之賢人矣當今羣公秉國圖象凌烟徵車胡為其未至耶月鑒翁年垂九袠博物稽古玉泉歸請以予辯客之語質之而翁苟以為然亦必以輪扁不能喻其子者然予論玉泉者矣

送祖心上人省親序

學佛氏而不忘父師之恩知君命之重而弗敢渝是為良浮圖吾當與之游贈其言而嘉之是亦與人為善也

蘭陵銘上人本名官族早失怙元末時廼翁為江西省幙僚隨繼母侍翁居官遭時擾攘江右失守省署移福建乃翁以王事赴北俾其子往錢塘鞠于從父既而世變從父家毀于兵且荐饑流離蘇常時貴游子弟多失身上人獨能涉歷艱險不農工不丐隷不服賈負販而趨利慕大雄氏空寂之教可超脫物累遂祝髮從浮圖師東谷昇公而學焉禪林矩矱蹈履惟謹其父子不相知者十有一年然一念之孝根于其心常禮佛默禱得

一日之養以盡烏烏之情志願足矣洪武甲寅春父來金陵知翁無恙且有弟在膝下以奉朝夕上人喜不勝於是告其師亟往覲省以余昔嘗以君親之道語之請別於余且言曰銘之行雖為吾親誠不敢畔吾師而負國朝度僧之命而返吾初服也織蒲之養或庶幾焉余曰然如上人者處困之日不失其身居泰之時不易其心誠可謂良浮圖矣撫其弟安其親使人稱為禪林之子騫吾無間然矣彼人面而獍心者聞上人之風能無

愧乎能無警乎是歲四月之吉謝某序

贈錢隱居序

二月之吉余方摅槁梧坐澹泊齋友人嚴子敬過余而言曰去年冬某嘗患背疽狀如覆盆視疾者皆寒心焉隣有陶君子錢氏志道甫獨曰無傷也藥可愈也既而用藥一如其言某嘗奉幣以償藥之資志道乃固辭弗受請贊一辭以著其美亦以示不忘也余聞之仰而嘆曰夫疽發於背者危疾也古之人智謀如范增勇如姜才

皆為所害志道能療斯疾豈易哉余還鄉五年聞鄉人之譽志道者籍籍今吾以子敬之言益信且志道蚤讀書好結客奇方妙術故多得之雖常能以藥活人而不以醫名家其可謂隱德弗耀者歟不謀利不計功亦可謂好義者歟釀美酒以娛客畜善藥以與人吾知志道之心即蘇長公之心也世之鄙吝如斛斯者其妻以百錢市藥猶以為恨況與人乎聞志道之風薄俗可敦矣吁昔人為一卒吮疽尚登册簡如志道之賢安知無太

史氏為作佳傳耶

送太古禪師住持祥符序

釋門先覺之士以能荷大雄法者為象為龍理固然矣求其七德五文之備和鳴而翔集所至而羣從惟鳳為然茲又不可象龍槩論也今吾以太古徽公觀之其僧中之鳳也歟公蚤歲入雙徑寂照師之室韞德抱道蔚乎其文猶鳳毛也既而主常之文明蘇之秀峯踞猊座說法徹啓妙音聞者悅懌是猶鳳鳴朝陽也去此數年

而陵谷變改故鄉來歸不翅如翺翔赤霄覽德而下視
津里如丹穴飲太湖如醴泉以靈山古法幢之顛仆往
扶植之瓦礫之地將為瑤圃灌莽之卉將為琅玕使
七十二峯之境皆為岐陽而把茅插竹皆阿閣也彼翕
然而從者四衆之外衣冠紛集復有宗雷陶謝輩從遠
公為方外遊故叢林旦評緇素輿論咸謂公為僧中之
鳳無間然者慎勿誘枳棘非吾所棲而姑為桑下之宿
也公之行郡邑士大夫咸稱羡而送之鼃巢老人乃為

之歌曰鳳兮鳳兮一飛羣隨覽德之輝載鳴瓊枝維其時兮

送郡守孫侯秩滿序

人恒言郡縣之職愛民為先殊不知善為郡縣者必先能馭其吏而後愛民之政得行焉若我常州府孫侯其可謂善為郡者歟侯濟南人奉朝命由起居注出守以舊聞小吏多蠹政下車之初即汰之擇之量材用之又從而戒飭之闔六曹操如束濕公勤謹身為率先民有

不理於邑赴愬庭下侯聽之惟一二僚屬與聞焉吏無敢庭立睥睨者至於抱案牘署决惴惴焉惟恐或毫髮悞舞文之弊蓋絶無之故善政得以行善教得以施一郡四邑之民咸被其澤視古良二千石無愧焉耳今也以秩滿赴京人皆謂侯能愛民治有成績余則曰侯能馭吏乃深得為治之要故特為序述將使為郡縣者聞之取以為法太史氏采録為法於後人非徒為我侯頌美而已

送金生西上序

太學為賢士之關尚矣洪武七年冬朝命下府州縣學以諸生勝冠者赴國學歴練衿佩之士星聚雲集猗歟盛哉常之武進縣金生希賢由縣赴命請別於予且徼贈言余曰幼學壯行古今一致上之人將使之仕仕乃行其學也士君子欲其仕學俱優卒有成效惟勤者能之尼山大聖忘寢廢食顔閔不能曽日三省若是皆學之勤乎周公相國待旦而起陶士行在州而運甓巫馬

期為邑而戴星是仕之勤也吁聖賢猶爾況學者乎蓋士之學與仕也猶農夫之治田也彼農之勤者其耕也深其耨也熟其樹藝也必矣時既藝矣乃耘乃耔乃藨乃蔉旱乾則為之溉灌澇則為之决塞沾手塗足掮掮乎斯須不能休故其苗之興也勃然其稼芃芃然其實則栗栗然也及其獲也視惰農之收則倍徙什伯之不同為士而勤其功名爵祿如豐收之農可必也生往拜國子先生暨諸公鉅卿請以是質之苟然吾言生其勉

乎哉

送葉以恭赴京序

士不可窮達論也莘耕之窮達而阿衡版築之窮達而霖雨鼓刀漁釣之窮達而鷹揚之三賢者苟不逢其時則泰然以終其身道之行不行非所計也番陽葉以恭以卓犖之才為張渚批驗所官凡九年日與貿貿焉負販逐利者較什一之征此行道之日乎然以恭公乃心勤乃事皦皦乎九年如一日其道未嘗不行也葢以恭

以前人詩書之澤滲漉肌骨眎貪墨媢嫉者不啻嚇腐之鴟慕羶之蟻耳班資崇庳非所論也予老漏濵聞以恭才名久矣今赴調京師適荆溪故人許克敬過予談以恭之賢且與論相古今窮達士俾予筆之持以贈别亦曰堅以恭之志云

送陳長史秩滿序

古人之以言贈行者尚矣然其言或規戒焉或勸勉焉不頌德不美才器不揄揚名聲視後世立言有不同耳

若老聃於孔子之行曰無多言無多事如斯而已夫聖人豈無可頌乎葢稱頌之辭無益於行有道之士所不為也余嘗於學軒陳公暇日商畧古今清議及此相與太息今公為常州府經歷得代將如京師士大夫為詩為文以頌其五年贊畫之美者衆矣余請以古人一事忠告而期望焉昔趙忠獻以半部論語决大政卒成相業人到于今稱之吁時有古今道無今古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是亦古人也况公之家學青氈一經淵源有自誠

能慎終如初仕學俱進則何施而不可何往而不達哉幸毋謂老生常談而忽之吾將見世之稱忠獻者為公之稱矣

送劉文可序

洪武九年冬吾友沈子英書來曰文可劉公南雄佳士也為磨勘司掾屬凡若十月所閱案牘疵纇畢舉雖毫髮無遺焉今也書滿而別榮以其吏事之精心目之明雅敬重之求一言為臨別贈予曰傳不云乎胸中正則

睟子瞭焉吾雖未識文可視子英之所稱道文可之心可知矣吾嘗以吾鏡觀之百鍊之銅瑩若秋水其所照者物無遁形一旦蒙以塵垢光乃茫昧塵垢愈積茫昧愈甚極而至於一物無所見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君子慎之夫以文可之心無私欲之蔽猶鏡之不塵垢也桀贖之謬詎能隱乎雖然百鍊之銅能照人之面而已不能照人之肝膽能燭目前之物而已不能燭天下古今萬事之理奚足以擬文可方寸之鏡乎文可

持此鏡以陟臺閣慎終如始光輝日新將來聖天子取人為鑑則必置諸左右以輔昭明之治吾與子英輩又當相率以賀之并自賀其言之不誣也是歳十有二月某日毘陵龜巢老人謝某書

送孫太守奔喪歸濟南序 代魏同知作

洪武丙辰閏九月既望濟南孫侯某毘陵守之五年聞母夫人即世撤甘棠之説動風木之悲既而雪涕泣具訃告日月上聞衰絰而歸邦人愛公不啻如名父杜母

聞公解印綬即相率林立戟門外翕然而言曰閭閻之
甿賴賢守宣皇上德化政無煩苛使得力耕稼供賦稅
以植其業以畜其妻子非吾民所能為也學校之教頼
修廢舉墜使得明教化育人才以展其用非多士能自
致也又曰賢守以廉律身馭吏如束濕秉法如縣衡一
洗貪墨舞文之弊至筦鑰之細犴狴之繫租庸商征之
屬咸得其肯綮而游刃焉郡統四邑若網在綱綱或不
舉目亦隨之奈何斯言殆欲卧車轍而留也時余忝佐

貳聆州人之言若此然論公之才之美又豈笆屨臺笠者所能盡哉公嘗言斷機之訓吾親猶孟母也止酒之戒猶陶母也曰清曰謹為時著稱又豈非崔母之淑元暐乎噫非母之賢不能淑子之身非子之孝不能如其母之志移孝為忠宜其不負聖天子承宣之寄他日大用豈易量哉今觀士夫贈言凡若干篇余以州人之言頗詳且實因摭之以叙編首云是月某日同知常州府事某郡某書

續毘陵誌序

昔人謂九州之誌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郡誌之作本諸此乎毘陵為古名郡其山川土田風俗名物之屬登載舊誌尚班班可考然由元初而至于今百有餘年曾無紀述之者誠曠典也洪武十年春郡守中憲大夫張度涖政之初以朝廷命天下郡邑纂修志書於是會集耆宿之士稽今訂古博采見聞撰次成帙凡一十卷中間蕪纇踈畧不能無之至若前代闕文則

不能妄為之說然時有異同事有沿革因是編而求之亦可以槩見矣是年歲在丁巳夏五之吉郡人謝某序

贈儒醫徐士方序

余方據槁梧玩庭草生意里人萬仲珍過予曰比鎰遘寒疾謁二醫皆危之於是邀徐卿士方眎之乃譚笑閒授藥尅期而愈顧鎰茂以報厥德丐先生為之贈言示弗忘也余曰嘻仲珍何相知之晚耶士方由早晚嗜學涉獵經史若六氣七情之病乎人五藥十全之繫乎醫

者已博通之既而以父祖所傳軒岐之書金匱石函諸家之方論旁參曲究以會其極且嘗賦遠遊得四方賢師友淵源之懿故其遇疾如庖丁解得其肯綮恢恢乎刃有餘地是豈膚淺蒙昧管窺蠡測者可同日語哉惟其重厚簡默猶連城之璧混乎碔砆微卞和固莫能辨也老子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士方其近之雖然吾知士方之才不局於是而已必也為時而出康濟斯民卓然為醫國之士斯不負所學也責沈之文吾尚當為仲珍

為之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六月日謝某撰并書

贈刊字闞士淵詩序

曰若稽古文字由竹簡以來世之欲傳久而不朽者其惟勒諸金石乎然苟非專其藝而精之敬其事而謹之則所勒有無足傳者矣今觀荆溪闞士淵之勒石也一點一畫敬謹之至殆若默契程伯子作字甚敬之意字書八法秋毫無遺是以我郡守番禺張公特賞識之中書史舍人靖可盧舍人公武亦皆稱美無間然者吁士

淵之敬謹如此豈局於一藝之微而已哉昔人有言能敬必有德使士淵遇知臼季其必薦之如缺耨也抑予又有說焉昔者安民由知敬司馬公能從容一言於勒碑之頃登載史册流芳無窮其傳世又豈在鋟筆堅珉之外乎予嘗嘉士淵之能贈以長句今郡中諸士夫之作者交相揄揚詩凡若干首且俾余之叙焉

送王主簿克禮還江陰序

人有恒言州縣為民父母盖州縣之職最為近民撫之

字之理宜以父母之心為心愛其民如愛子也然所謂愛者豈其姑息而已哉使其服役於公則如服勤于親授之事而責其成功不棘不藉不虐不苛如是者皆父母愛子之心即君子豈弟之心也古稱名父杜母者其心蓋如是耳以令觀之江陰縣主簿王公克禮其庶乎洪武戊辰春奉令役邑人數千陶于常州府武東簿董之與武進無錫之民夾運渠而陶其負薪芻手埏埴朝夕説簿之賢者矻矻不離口鄰邑之人亦甚稱譽予因

往視之其紀律非不嚴也程督非不謹也鞭笞捶撻非不施設也惟其慈威並行寛猛相濟過之小者宥之情可憫者恤之力不逮者濟之豈弟之心常藹然于紀律程督鞭笞之間故蚩蚩之甿感其德忘其勞不自覺其聲之出乎喙也予以是亦從而賢之與之語曰夫縣之簿丞佐其令為一邑之父母也郡之佐貳佐其守為一郡之父母也公卿大夫臺閣守監百執事是皆輔佐天子為億兆之父母也令也簿將歴階而升曰令曰守曰

公卿輔佐百執事咸有日矣茍不以民遠而忘宦成而怠則輿人之誦史氏之筆當並傳於時豈召父杜母所能專美彼虐其子而廩焚井溺者抑亦董其善而良焉斯民之幸也簿嘗然予言請佩服今其行故書以贈之

送周叔文序

古之生子者設弧矢以射四方欲其有四方志也然其親欲子為之者豈遽能盡然哉但立志不凡君子韙之近代若曹武穆試周之日而左取干戈右持俎豆天生

淑質志在文武其后出入將相為一代名臣非偶然而致也今觀會稽戚先生為叔文贈言謂叔文蚤甚聰慧且好學尤喜讀尚書每開卷則竟日終夕寢食幾廢不啻口芻豢而耳韶也夫書道政事叔文喜之其志可知然筮仕以來屢涉險阻特事親以孝行聞或疑未見其聲之焯焯也是大不然夫位有崇卑職有大小能盡厥職斯為足稱姑以目前言之河泊三載洗手奉公所職之具恢恢乎如庖丁解牛刃有餘地使其親不以尸

素為憂豆區之養樂於鐘罍使叔文為雋京兆則平反之政日娱其親又何患無焯焯之聲乎吁丈夫之志有非或人之所知也先輩嘗説善觀花者見根撥而知花品之上下予於叔文敢竊比之

贈滄洲生詩序

延陵隱君子薛仲弘氏以英妙之年能脱洒紈綺氣習絶跡乎京洛塵土讀種樹書結交忘形與臺笠扉屨者伍所居三山湖東南寂寞之濱流水一灣漚沙半席每

誦杜少陵吾道付滄洲之句欣欣然若有所得故自號
曰滄洲生弘之言曰蓬萊十洲學仙者誇以示人且去弱
水三萬里之隔其荒唐繆悠而不足信也明矣唐有瀛
洲命十八學士居之其地位清絶尊崇顯榮固不易得
然一旦北晨汚蠖之辱有不能免者亦非所願也眷兹
滄洲有四時天與之樂春水觀魚荷風清暑扣月舷而
歌披雪蓑而釣是皆樂之得乎天同乎人亘今古而不
窮者尚何覬覦哉龜巢老人聞其言而嘉之與之交而

遺之詩曰樂彼滄洲宅爾素侯其水某邱以釣以遊洲之西東三山芙蓉維北維南魚莊鶴林風清月明我揚其舲滄浪有歌或濯其纓不鐘不鼓不咢不俎優哉悠哉尚友千古

送適知縣父還鄉序

嘗觀世俗所謂慈者以其有姑息之愛無相夷之惡而已自秦人慈子嗜利借鋤德色習以成俗恬不為怪于茲有年矣當此之時有卓然能教其子而不淪於習俗

者其父之賢為何如哉濬川迺公以其子為武進令不遠四千里而來愛之若欲置諸膝上教之則提其耳然不三月而亟去子欲留養而不可得予以大耄之年獲半面于鄉飲席間從而勸留之公曰吾兒以一介之微蒙朝廷錄用長于兹邑若稚孺以負烏獲之任必先也謹乃身公乃心殫乃力規行矩步以稱職如此則上不負聖天子拔擢之重恩下不辜斯邑斯民之望榮其身以慰其親吾雖衣敝緼袍猶狐貉也啜菽飲水猶八珍

也吾既語吾兒吾兒能佩服吾言則吾歸吾廬何異朝夕視側以享其禄養之娱乎吁公可謂慈而能教愛不姑息而為時之賢父矣聆公之言覘公之意葢樂乎其歸而不可留於是酌之酒而賀之曰令有美政民必頌之予將采歌謡之辭筆諸簡牘附黄耳平安之報以報公也

送趙縣丞奔母喪序

洪武庚申秋朝命以昌邑所舉趙賢良為武進丞在邑

多善政明年夏五奔母喪而歸士民攀戀有不忍別者
丞慟哭而謂之曰比吾父來視予諄諄然以居官律身
之法命之且云母氏之訓戒尤多父之歸將以安吾母
也烏知未能以豆區之餘為甘旨一日之奉而吾遽至
於斯言未既嗚咽頓踣民亦涕泣而不能留某於是知
其母夫人之賢殆不減崔元暐之母也然元暐遵母訓
而清謹為世所稱使賢母之名流芳百世非孝而能之
乎今丞之孝於母也豈止被衰麻居倚廬不酒肉琴瑟

三年而已哉必也居則養生喪死以事其親出則移孝為忠以事其君曰清曰謹終始一致罔俾崔侍郎專美於唐則其母之死猶無死也而可以為孝矣雖然父天之尊巍然在上慎勿哀毀踰禮以貽親憂此又不可不知也

贈黄有文序

昔聖人垂衣裳以治天下至五色作服則尊卑貴賤之秩章章矣後世於五采之外加之以金此又極其盛而

文之然禮法之制惟在上者得全於服御之屬近代以空王老君之尊擬諸王者乃亦得而用之餘則有禁是故以飾金為藝亦鮮而易弛焉常郡黄有文早孤受業厥祖丁時之艱藝用弗售有文能不弛其業而益精之時既太平大江南北數百里凡釋老氏之家交相薦用殆無虚日洪武壬戌春郡城圓通院住山釋壽公作梵宇規置法藏命有文䞇施五采㯳金而飾之有文若深諳乾毒之教莊嚴相好咸適其宜至若轉藏之神皆金

為甲冑威武僇力如風轉蓬俛仰之間光明焜煌儼然
為金色界使觀者興其轉惡為善之意吾嘗聞瞿曇有
言畫沙童子戲以成佛若然則有文之功亦豈少哉由
是釋門名緇及方外能文之士多贈言以嘉其能壽公
乃屬予序其事如此余於是切有感焉六藝之教禮樂
為今儒門子弟什廢八九其大者有不知金聲玉振為
聖學始終之條理其次不能以金匱石室之書為文章
黼黻治道甚者金根繆易傳笑四方視有文能世其業

寧無愧乎使有文之為藝以彼易此必有大可觀者矣吁可惜哉

贈醫士高彦述序

洪武壬戌夏友人詹伯遠書來曰先輩葛氏芳山翁以善治傷寒獨步江表高公名德為外孫而受其業青出於藍故當時人謂有秘傳焉今其子彦述業復如之比年以來人之抱危疾以賴全活者累累也如某家累亦屢病屢藥效若響應厥德有未易忘者焉先生為之著

述罔俾越人專美於昔予曰嘻芳山翁予早歲親炙多聆語言每云素問一經言簡理奥張長沙論傷寒傳變總若干萬言其要在經之熱病一篇六百九十四字而已人能明是經之理則終身之用有不能盡者以是觀之其家庭授受豈外是乎夫彦述之可敬者能象賢以承家學志不自滿外無藻飾不誇張以炫其光怪不圭角以長其聲價嘿嘿乎不易其言謹謹乎不矜其能遇疾則以理燭之如法以治之如由基善射發皆中的觀

者或驚異而神之耳吾知其父子所得於葛氏者大經大法如此而已無所異聞也竊嘗以儒者之學譬之論語之書孰不誦讀趙忠獻以是書半部相其君以救天下當是時邁五季之屬羣黎凋瘵以蘇息何嘗於二十篇之外别有所傳授乎他日太史氏采予言而筆之庶以見彦述之學源清流清且一洗俗論秘傳之陋垂芳簡册追配古人亦何慊乎哉

贈崑山醫士王彦德詩序

世傳秦越人之醫獨步當代在諸國則隨其俗之所重者醫之或小兒或老人婦女變更以售其術蓋其心出乎聲利之私而人不察也予嘗以是少之一日至崑山友人余彥智謂予曰醫師王先生彥德專科為小兒醫其學有過人者某兩兒患痘瘡甚危觀者縮手邀彥德藥之乃指日而愈酬之幣固辭且曰凡故舊皆不為市利交況契愛如彥智乎由是邑人與士夫咸賦詩以頌其美丐巢翁為之序焉余曰嘻視彥德之心賢於越人

多矣人恒言醫之難莫難於小兒蓋稚騃之秋利害有不明言語有不通疾厲易爲顛躋猶草木之萌易摧折也吾知彥德方寸之天不蔽於慾一以理之明治衆疾而疾無不治者擴而充之非所難也特專科以世其家耳雖然昔者河西有王豹而人善謳高唐有緜駒而俗善歌今崑邑有彥德博學如此尚義如此風聲習氣動盪一方久之則蘭鮑俱化餘波之及薫我晋陵老夫修野史又當牽聯得書以諸詩爲張本

松菴圖詩序

洪武甲子春某以鄒忠公遺文見邑宰河南彭公伯常因觀四栢賦宰謂予曰子知劉司諫之愛松亦如忠公愛栢乎司諫本東原世家今居光州光山縣從祖之故第山有美松心甚愛之號曰松菴比遇知聖天子擢官諫垣謇謇諤諤多裨治道天子嘉之聲溢中外然乃松菴素志也余由是繪山間之松松間之菴求能詩者詠之以寓夫激昂之意敢請子為之序焉某辭不獲雖未

識司諫之面以其愛松之心推之可以知其人矣夫松之為物九九其直猶人之挺拔也爵爵其盛猶人之懋德也貫四時歷氷雪猶大丈夫之真節雅操也凜乎趙清獻之鐵面堅乎宋廣平之鐵心殆無過焉卓哉若人深相契合不以山林臺閣之殊而易其素愛之心也昔之人或喜聽其松風或欲巢於雲松或哦之中庭之中或撫之東籬之東是皆愛之於心而所以為愛者不同吾知司諫之愛在乎歲寒後凋佩孔訓于厥躬吁山花

澗草紛紛然望秋而先零者寧不有愧于十八公乎令
毘陵士友詩凡若干篇皆想像光山而賦之一旦欽承
恩命賜歸苑裘蒼髯白髪相與歲寒又當别為咏歌持
去為松菴壽

贈義士池德澄序

昔天歷末終人方酣貴富汲汲乎進取德澄先大父秋
蟾先生慕老氏之學脱屣家事飄然為方外遊德澄篤
於親眷焉撰杖屨從之足跡遍南土名山勝景多逢異

人往往得樂術方技以授其孫既而陵谷變遷先生亦從此逝矣德澄今家居東郭混淆闤闠然而喜元談尚高致綽有祖風頻年復遠遊以適其志趣所聞所見益之廣矣夫以樂術之妙觀之信乎有異人之傳矣同里劉文忠負伯牛之疾者數年屢醫弗痊幾瀕于危一旦蒙德澄療指日而愈酬之幣不納文忠德之需予言以紀其美予曰嘻神農氏嘗百草為醫樂以濟天下後世蓋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近代以來或假是徼厚利

以肥其家否則咈然怒望望然去眎其困苦而夭閼者弗恤也可勝歎哉德澄矯薄俗仗義如此故余以義士名之農皇大聖人在天之靈必陰隲以成厥德以博施其義于人人之報之有不止如黃雀白鼉而已也時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秋日撰

送唐用彰序

姬公相成周作禮制大司徒以三物教人即其賢者能者賓興之取士之法蔑以加矣近代以來科目雖多亦

彷彿成周之意而已但士之為學於聖人心學之旨有昧焉故或賢或否如魚目之混驪珠者已姑以一二言之漢之董相仲舒公孫丞相弘同出乎賢良方正者而弘有曲學阿世之謬唐之韓吏部愈柳刺史宗元同出乎博學宏詞也而宗元有黨附權要之辱至宋三百年文盛之日凡居台輔必用碩儒如司馬溫公光王荆公安石張公商英等皆進士而丞相也若王張之屬其學無不精敏絶人豈有不知聖人心學者乎蓋徒知之不

能行之則與不知者無以異也洪武甲子秋邑人唐用彰氏以府學弟子員中選鄉闈明年乙丑春二月赴春官大比需言于予予喜其孝弟稱於家謙德著於旦評才華蔚茂而學益脩其大用於明時也必矣請以聖人心術之要曰慎獨曰思無邪曰精一執中三復而申告之惟用彰真知力行兩輪並進則先輩賢者之勲庸事業我亦可為賀不惟上有以副致君澤民之心而下有以遂顯親揚名之願亦可見不以老生常談忽之也

二十四孝讚序

人生兩間以天降之衷爲秉彞之性故能參于三才有感斯應爲萬物之最靈者也夫孝乃性中之一事然立身之本莫大於斯故尼山大聖人與高弟子反覆問答著爲大經奈何聖代彌遠風俗寖衰秦漢以來耰鋤德色箕箒誶語者滔滔也甚者至於人其形梟獍其心可撫膺切齒流涕而痛哭者也今觀郡人王達善所讚二十四孝哀爲一編其間言孝感之事什有八九且以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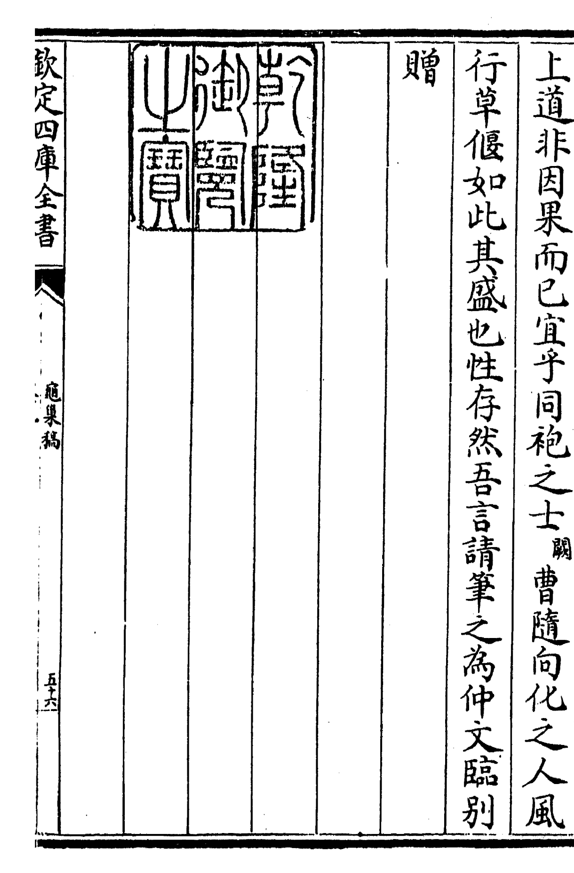
經一章冠於編首蓋取孝通神明一語推而廣之欲使人歆羡而勉於企及於名教豈小補哉或謂重華聖孝千古一人豈宜與泛泛者類稱是固然矣吁達善之意蓋欲攬太陽與月星並照容光焜焜無幽不明老夫擬非其倫辭不達意宜君子無求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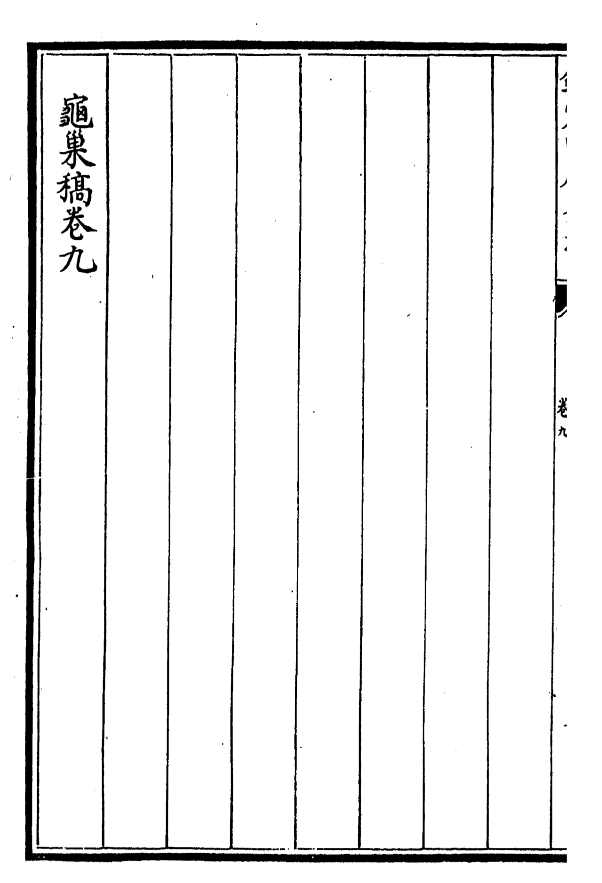
贈王仲文序

洪武乙巳秋横山大林菴主僧真公性存過予曰某重搆菴廬作觀世音菩薩伽山一會其上則五雲縹緲佛

現全身凡菩薩之衣冠瓔珞靈品寶地種種相好咸用金飾其工人王仲文且能運巧思僇力以成其美今其行丐先生一言謦之予辭不獲乃言曰嘗聞瞿曇師有云以畫為佛以沙為壇皆能成道此蓋以因果立説開方便門使衆生由是而入大乘之道自漢以來其法寖盛壇廟像設若繪者繡者鏤玉石者泥塑木彫者從而出焉令性存能以佛之心為心誘人為善莊嚴梵相豈徒美觀蓋欲具瞻者起恭敬心好樂心篤信力行證無

上道非因果而已宜乎同袍之士闕曹隨向化之人風行草偃如此其盛也性存然吾言請筆之為仲文臨別贈





龜巢稿卷九